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後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
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
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
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

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
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
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
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笙瑟
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
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
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聞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矣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牧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墉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後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
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
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
中以此益敬重于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
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
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
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
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

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

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曰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說樂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

大憲今生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田不敵興
難毋乃不可乎噫不可不懼蚋蟻蜂螿皆能害
况君相乎不曉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際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蒞夕為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東寧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
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劉向說苑卷第五

劉向說苑卷第八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螿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美其愛螿螿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螿螿巨虛螿螿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螿以



走屢非性之愛，蛋蛋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蛋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
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
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
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
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
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
「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竇人與，所以不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之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
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
子哉？文公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既我以道說我，以
仁暴說我行，昭明我名，使然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矜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實夫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
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加文公其當之美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公棄籩豆首席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谷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及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亡國乎對曰臣聞古者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
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
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
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谷氏同
之者有如白水視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穀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
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母曰盍亦求之推
曰尤也劫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
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果之文也身將隱安用

知其母曰能如是與志俱隱至死不復見
者憐之乃懸書於門曰有龍食之則失其所五
蛇從之周無天下龍無食之則脫龍反其
淵安其壤土四蛇入之皆無也吾方憂
於中野文公出見蓋曰蓋世之子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云憂之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乃歸王山中而封之
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心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
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
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

子盍為寡人賦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
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
周流天下寵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首乾獨不
得其所文公矍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
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貴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
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
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
之詩

那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

衆莫知言亦不言言從大將軍長史轉達至御
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言病甚將使人加
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
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
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
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定侯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
鄆急且降平原君趙之邯鄲傳令史子李談謂平
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
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
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綉綉綉
梁肉士民兵盡或刻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
磬自逸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
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
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苦時
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

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
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
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
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
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
攻秦繆公圍之徃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
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以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其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河下
馮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褚衣入
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聲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爲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馬於
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

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率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
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
東見滄海君得方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
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謀中副
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
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
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
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蛇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蛇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田貝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空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備告諸將

曰趙盾執靈公盾雖不知為首賊臣殺君之

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

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

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

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

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

不恨韓厥許諾稱兵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

攻趙氏下宮焚趙朔趙嬰燕皆滅其族

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名

程嬰持亡匿山中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

大業之後不遂有為崇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

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
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成公世有立功
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逆宗國人哀之
故見龜策唯言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
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
孤兒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
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屈圻賈為之矯以君令并
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醫罔且請

五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
是名趙武程
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死
嬰趙武攻屠岸
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也
故故人安可以無
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
行隱嬰則趙孤不全
非韓厥則趙後不續
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無踵見晏子
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晏子使人
召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聞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
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處求復者曰晏子天下

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
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自辱，子及之，而退，因
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止。晏子及之，國
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公曰：「此郭子之
以死自已也，太息而歎曰：『死，固其所也。』」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齊。齊人曰：「子具紵，紵三
百，寡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
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齊人曰：「子不聽，遂致
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
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

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士維舟，臣之職也。且敬太
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
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
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
知伯聞之，乃止。

楚靈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
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
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
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
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
笑臣隣之祠田也，以蠶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

曰考得穀曰車釐堞者宜禾臣突其所以利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車馬百乘五為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也二人浴於池歆以鞭

挾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挾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矣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于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去龜名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
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禁耻而
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
之修道理內政操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
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
使然也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
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禁耻而
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
之修近理內政攝煥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
慕義禮之祭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
使然也



子曰子為政焉用殺乎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
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
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
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關者
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
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
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
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
者未嘗聞也昔者禹湯以比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今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疎則
必弛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政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
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禋祫其功者損益
其實者刑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遠至矣
云何其是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
見曰黑雲之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
治哉公叔子曰君則下者下暗則上者上明

解... 何國之治... 順針...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流而... 江海明... 有所受命而不行... 未嘗有... 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吾寡人... 國家者... 之... 廟堂之上... 而... 家... 矣... 可乎... 孔子曰... 可... 愛... 者... 則... 人... 愛... 之... 惡... 人... 若... 則... 人... 惡... 之... 知... 得... 之... 已... 者... 矣... 得... 之... 人... 所... 謂... 不... 出... 於... 環... 堵... 之... 室... 而... 知... 天... 下... 者... 知... 之... 已... 者... 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 孔子曰... 懔懔... 為... 如... 以... 腐... 索... 御... 奔... 馬... 子... 貢... 曰... 何... 其... 畏... 也... 孔... 子... 曰... 夫... 通... 達... 之... 國... 皆... 人... 也... 以... 道... 導... 之... 則... 言... 高... 也... 不... 以... 道... 導... 之... 則... 吾

備也若何而毋... 一

齊桓公謂管仲曰... 善... 欲... 舉... 事... 於... 國... 昭... 然... 如... 日... 月... 無... 愚... 夫... 愚... 婦... 皆... 曰... 善... 可... 乎... 仲... 曰... 可... 然... 非... 聖... 人... 之... 道... 桓... 公... 曰... 何... 也... 對... 曰... 夫... 短... 繩... 不... 可... 以... 汲... 深... 井... 知... 鮮... 不... 可... 以... 與... 聖... 人... 之... 言... 慧... 士... 可... 以... 與... 辨... 物... 智... 士... 可... 以... 與... 辨... 無... 方... 聖... 人... 可... 以... 與... 辨... 神... 明... 夫... 聖... 人... 之... 所... 為... 衆... 人... 之... 所... 及... 也... 民... 知... 十... 已... 則... 尚... 與... 之... 爭... 曰... 不... 知... 吾... 也... 百... 已... 則... 庭... 其... 過... 十... 已... 則... 誰... 而... 不... 信... 是... 故... 與... 不... 可... 稍... 而... 掌... 也... 可... 并... 而... 牧... 也... 不... 可... 暴... 而... 殺... 也... 可... 麾... 而... 致... 也... 衆... 不... 可... 戶... 說... 也... 可... 舉... 而... 示... 也... 一... 衛... 靈... 公... 問... 於... 史... 鮪... 曰... 政... 孰... 為... 務... 對... 曰... 夫... 理... 為... 務

○

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
 大理為務少為子路見公公以史緇言告之子
 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柅
 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
 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為子貢入
 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
 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城一年而有扈
 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獄之所聽兵革之
 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
 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
 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
 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季曰牛不能生
 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
 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
 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
 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谷繇為理安有取人之
 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
 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第
 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
 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樂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父笑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之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僕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去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

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善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

無罪不曰喜以賞不曰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言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媮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賞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

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啟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立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立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

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東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者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刑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司公以威其君外鄰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於

臣齊景公春於臺榭游於苑囿五音之樂不
一且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
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
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發
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則吾不稅家則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之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

夫衣裳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
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
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其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
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北吾有事乃載裨謀
與之適野使謀可告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
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子治晉陽問政於蹇若蹇若曰曰忠曰信

曰敢董安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
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子曰此
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市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曰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曰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入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

明明乃治治乃行

○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
賤曰我之謂任人予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聲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辨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立所以
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及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庸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德其衷以聽
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
其與堯舜繼矣

必子賤為軍父宰簿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軍父宰遇於陽書曰亦有以送僕
乎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也

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也何陽書曰夫扱綸
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鮒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卓驅之夫陽書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耆賢者而

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
 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農學書
 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而
 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
 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
 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
 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
 誦之文今復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
 奉祿雖少強而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
 者二也公事雖急而得及朋友是以朋友益親也

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
 人曾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刑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
 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
 怨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
 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因便事左右陂池之

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幸矣。若乃反連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遂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委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察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曰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曰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若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實是謂奪也。以賞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無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不法；利民者，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詢者，是謂不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白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